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一回 錢濟人定計圈御史 齊大肚喘氣追濟公

話說賈知縣同娘舅錢通住在萬秋園得月軒裡，兩人私議了一陣，便和衣躺在舖上，想打一息盹，明早再談。但這錢通他究竟是一位老幕友，賈知縣上了舖便耐呼大睡，他卻把這段案情，睡在舖上顛來倒去的想。其用心也沒別個，是專要代外甥卸肩，想把個擔子全個的擱到金仁鼎身上。

就此翻來覆去，左思右想，心中忽得一計，忙把賈知縣叫醒，低低的向他談了個節目。賈知縣大喜道：「你老這個辦法最好！加之昨日刑部祝堂官告了病假，特旨著馬仁兼護，代拆代行。這一個私監包到馬仁那邊，他同濟顛僧是很得來的，不愁沒得了事。但仁鼎這人，也是一個狡猾萬狀，須要擠住他上路才得成功。」錢通道：「這卻不難。明早不待他起身，你代我把他請起，對他如此如此。我在旁邊代他設計，裝住幫他的忙，不愁他不上圈套。」

二人計議已定，見窗外已微微的有了亮光，甥舅兩個便跑得出得月軒，看一看那萬秋園的景緻，果然風敲竹籜無凡響，露走荷蓋有寶光。二人遊玩了一會，剛要進軒，恰巧金榮由下房裡出來小解，見他們已經起身，忙將賈知縣帶來的跟役叫起，自己也來幫住照應梳沐各事。錢通道：「你家大人什麼時候才起身？有要緊話向他說，可能請他一請嗎？」金榮道：「使得。他昨日並不曾宿在上房裡面，內中曲情，賈姑爺是曉得的。所以要去請他，很便當的，家人就去請他起來是了。」金榮說畢，往外就走。

賈知縣、錢通二人梳沐已畢，方才坐下，吃了不到一開茶，只見三四個爺門呵呵的走進得月軒。金榮當先傳告道：「賈姑爺，老爺來了。」賈知縣同仁鼎一者是親，二者是見慣的，也沒甚裝做。獨那錢通連忙站起，一個大退步向窗口，便隨手落扇，眼觀鼻，鼻觀心的旁邊一站。金仁鼎走進軒門，一窩蜂似的，又是「辛苦了」，又是「怎樣了」，同賈知縣周旋了一頓。才要就座，掉頭卻見那錢通站在旁邊。就這照面的時候，錢通已經迎上，打了三躬。仁鼎那知就裡，賈知縣忙說道：「這就是家母舅錢某。」仁鼎道：「原來是老姻伯。」當下便讓了錢通首座，家人重獻了茶。仁鼎向賈知縣問道：「請教令母舅何時到此？因何夜間一同到這裡呢？」賈知縣見問，才要開口，忽聽錢通咳了一聲，用手指著嘴巴子，頭搖了兩搖。賈知縣點頭會意，便七成真三成假的將濟顛僧怎樣作法，把他由漢陽弄來，阻住封大成廟，怎樣請進丈室吃酒。金仁鼎笑道：「這個禿……」可笑金仁鼎也就真算吃懼濟公，順口本是句「禿頭」，心中想道：「不要再被他曉得。」連忙把個「禿」字收回，改口道：「這個和尚慣會作怪。我且問你，他吃酒時候可曾查問這案中情形嗎？」賈知縣道：「兄弟特為把大哥請來，也專為的是這件事。但現今旁事都不追究，為最這筆田契怎樣到你這裡，是個一層要查個水落石出。」還又說了許多起毛的話，又是什麼御賜的佛衣，又是什麼傳宗的捨利，他說姓金的能拿得一錢，就能拿得百錢。鬧到金鑾殿上，那是不懼他不賠償的。金仁鼎道：「他何以見得田契在我這邊，何憑何證？」

賈知縣還未開口，錢通插口道：「大人的話十分有理，無如這和尚說的話卻利害不過了。」仁鼎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賈知縣道：「他說的那怕你放火把田契燒掉，他只要求准皇上，放下欽差來搜查，保管依舊查出。」仁鼎見說，蹬腳道：「你們勿說他說的妄話，他委實是有這個神通。」錢通道：「大人既曉得他有這大的神通，因何當日又做這些事的呢？」仁鼎道：「我以為他通年又不問廟事，加之再換個方丈，他格外是不來稽查，那知他偏偏這時候回來嗎。就如昨日我先著金榮去查點，他不在廟，後實捨親去，又著個拜會的說頭，見他果不在家，所以才這樣辦法。那知他誘人犯法，這多分又有什麼緣事看中我姓金的，借此做一個引線了。」錢通道：「且慢閒話，他還說了的。悟真雖屬犯法，他是救命的方丈，該當送人刑部。就照你們公事上說他謀害主僧，這『主僧』二字，反轉代自己做了一個假傳聖旨的蹬腳，將來公牘，我先告金仁鼎藐視救命，妄囚廟僧。等他自家辦出個假傳聖旨來，大約他不是領這個罪過，便要領那個罪過。好在悟真如今收在臨安縣牢裡，他賴都賴不掉了。」金仁鼎道：「這話卻不要睬他。臨安縣收他下牢，何干我事。」錢通道：「彼此皆是至親，沒得裝頭蓋面。老拙這句話，昨晚吃酒的時候就代你翻駁過了。這和尚真利害不過，他見我說，便哈哈一笑道：『好大一個知縣，同他有什麼要頭。那怕鐵桶的公事，只要俺和尚在萬歲爺面前兩句，大約總還可以叫得應呢。』俺偏說他是金御史的指使，他還可以辯得掉嗎？」

金仁鼎聽完，發狠道：「一個和尚這樣利害，真正是我前世的對頭。怪道當先的大儒名臣。一個個的都講究排斥異端，辟除佛老呢。原來這些人一朝得志，還能制服得住嗎？也罷，我金仁鼎預備後來同韓文公雪擁藍關似的，弄一個難題的做法，上他一本奏章，諫皇上崇正辟佛，叫他沒得見駕，那時便好辦了！」錢通見說，把一顆白頭像鴨子瘟似的搖個不住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一誤可能再誤，你這個奏本那裡靠得住批准嗎？老拙的愚見，凡事總要從穩處做。老拙在有司衙門中四十多年，不曾做過一件險事，世間人矜才使氣，皆取敗之道也。」仁鼎被他這一番話，似教訓非教訓的說了一氣，半息便說道：「然則老姻伯看這件事該當怎樣辦呢？」錢通故意想了一想道：「老拙昨日聽和尚的話，這一件事雖屬千端萬緒，可算只有兩個頭。一個頭是誤收田契，一個頭是妄囚悟真。我想此時提空辦法，最好借老丞相口氣，訪得大成廟客堂和尚身死不明，悟真懼罪欲遁，當被臨安縣賈令捕獲，身邊搜出田契若干張，計田若干畝。也不多提是那家的田，就說賈令因大成廟為敕建之廟，悟真為咨部之僧，未敢專主，特為詳請今尊老丞相示遵。公事上面裝了這個提頭，然後就看老丞相口氣，著契據暫存備查，悟真著交刑部收管，候查明鐵冊果無屈害情事，再行釋放。這樣一做，我們的虛處便落了實，他的實處反提了空。大人請想一想，這個章程可還用得嗎？」

金仁鼎定了半息的神，說道：「這卻也好。」說罷，又向賈知縣道：「今天令母舅到此，論理就該小聚一日，無如弄了這件繞手的事，真個心上不安。二位用過早點，就請先回衙門，如我這邊有人去提悟真，你就把人交代他帶走是了。」錢通道：「宜早不宜遲。這個和尚他一樣就撞進午朝，妄奏一切，到了旨意下來，悟真已在刑部待查，田契已載在公事，那便站不敗之地，否則將不堪設想。我等也不必在此招擾，讓你趁早幹事。」說著向賈知縣使了一個眼色，二人就此告辭，自回臨安縣衙門不提。

且說濟公曉得錢通這個人公事是很好的，所以弄他前來，暗暗卻反有借用他的處所。此時賈知縣等三人所用的計策，他早已曉得了。暗道：「這老賊一百鞋底打得一點都不冤枉。就如這一件事，他想了多玲瓏，輕輕的先代賈知縣把一個私鹽包弄過了手。但這樣辦法，莫要繞到那馬仁頭上去。聽說他如今護理刑部，假若被這金仁鼎甜言蜜語把個人哄了收下來，那俺的事一定要被這馬仁縛住那就不好辦了，這一腿我是不能省的。」但馬仁此時卻實缺工部左侍郎，每日到刑部辦一回公事。

濟公怕他出外，便念動六字真言：「唵嘛呢叭迷吽。」腳才一動，已到了刑部衙門。那衙門執帖的是個齊大肚子，本是一個著名最有脾氣的老門公。有甚新生候補來上衙門，只要門包稍不遂意，那一個手本，暫時就請他陰溝頭上去打滾了。這時濟公去得，卻是早得很，齊大肚子才起身，穿了一件短衫，端了一只水碗，兩個指頭在喉嚨裡惡涎痰。這人有個毛病，他這惡痰時候，失起火來，他總不能問訊。因為有事打著岔，他這涎痰便惡不清。這一天便不得遂意，冤哉枉也，巧巧這時濟公走到。濟公他到那處去，怎麼叫門房通訊？這些規矩，他是向不遵教的。但是他卻有一種能為，走進大門，任他裡面九曲三彎，他總沒有個摸不清楚。這時主人在什麼地方，以及到那處才得見面，他總沒有訛舛。工部這衙門，由總門進裡，裡面分三個宅院：中間是尚書府，兩侍郎的宅院，一東一西。

齊大肚子是一個總門公，濟公走進總門，他身子一偏，轉身就望東走。巧巧被齊大肚子看見，暗道：「這一個窮和尚，望裡面亂跑亂走的，是何道理？」心裡就想喊住了他，無如他兩個指頭在嘴裡再也捨不得拿出，只是遠遠「哦兒哦兒」的。濟公那裡睬他，反轉放開腳步，格外走得躁。齊大肚子便格外泛疑，就此嘴裡惡住，腳下追住，已到了左堂的暖閣。

要論去見馬仁，就派直由暖閣進裡。濟公走到此處，只聽後面魚嚙子似的聲腔越嚙越近。濟公掉頭一看，原來就是那個激嘴的大塊頭，手上那只水碗，並不曾捨得放下。兩手捧住一個肚子，這時不但惡痰，還帶著有些氣喘。濟公早經明白，暗道：「你這胖狗在此作威作福，也就不是一日了。今朝不幸遇著我這個對頭星，能穀跑得你一口氣不得回來，要算代大眾除害。總之這點小苦，

我諒定你是逃不掉了。」就此在暖閣前徘徊，望那堂上的匾。

齊大肚子走到進來，約離濟公不到七八步遠，濟公忽一轉身，反從火巷裡奔去。工部衙門這條火巷是最長的，可算這一個包圍，將大左右三個衙門包在中間，足有一二里路。濟公或躁或慢，瘋瘋顛顛，他是一點不吃力的。可憐那齊大肚子塊頭又大，不但跟在他後面趕，越看這慌慌張張的形像，越分疑惑；心裡還有一個想頭，匡約這一定是金營的奸細，拿著了還可得功。但趕來趕去，把一個圈子兜完了，委實是上氣不及下屁，頭上汗珠足有黃豆大。所好後巷的門卻鎖著，一直趕到盡頭，以為這和尚一定是逃不掉了，將那水碗向路旁一丟，雙手一叉，就想上前抓去。

濟公到了再沒去路，可也乖巧得很，突然向下一蹲，齊大肚子當下就想來揪他耳朵，濟公就勢認定他褲襠一頭鑽去，齊大肚子立腳不牢，被他鑽了一個倒送頭，向後門上「通」的一栽。濟公插身到外面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大塊頭有這本領，俺們再兜個圈子耍耍嗎？」齊大肚子就時碰得昏天黑地，那嘴裡氣粗氣粗的喘息不定。

濟公暗道：「有這樣也就罷了，俺也沒多功夫同他纏繞，還有正經事呢。」想罷，一溜煙的出了火巷，走進左堂的暖閣。堂口聽差的剛剛才由家中到來，跑得渾身是汗，忽見一個和尚直奔進裡，喊著跟著後面追來，一直追進客廳。卻然馬仁才起了身，在那裡翻昨日的門簿，看有什麼要回拜的人。忽聽外面喊道：「你們裡面聽差的照應一點，有個瘋和尚奔進來。」馬仁聽說，把門簿一丟，也便跑到廳日來看。那知這一看，正是：

佛子儒臣剛見面，天緣人道更歡心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